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顏氏家訓卷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八

子部

顏氏家訓卷下

隋 顏之推 撰

涉務篇第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遠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

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
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
也人性有長短宜責其美於六塗哉但當昏曉指趣能
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
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
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
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
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

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褰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

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紉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蓀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

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
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
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
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
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
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

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
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
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
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
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
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
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許群臣之得失訟訴
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

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誼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耻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
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
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
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
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
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已也 君子
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湏求趨競
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

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卽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得利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

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
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勢分也不能
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
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
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棄
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
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臯甘
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

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辜於君親者
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
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
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
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
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
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
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

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䟽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旣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耻為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饑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
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
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
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
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
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
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
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

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閫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涿聚或作聚漢

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泗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

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
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
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實心於此子孫誌之孔
子力翹門闕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
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
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
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
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

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
災樂禍肯為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搆扇反覆
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
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武夫爾今世士
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相值人生居世
觸途牽縈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

孥之累衣食資湏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
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湏益非貧士所
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
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
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適
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
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
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

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
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
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
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
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
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夫養生先須
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
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

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微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

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

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兇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

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
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
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
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
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
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
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
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

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
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
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
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
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
為不溢歸塘尾閭漂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
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
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

若為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
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為分野止繫
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
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
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
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
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
臆說述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

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
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
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
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
人羣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
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
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
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
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
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
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
多或乃精誠不

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
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
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
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
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
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
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

非毀且學者之不勤宣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為本湏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
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狗主而棄親孝子安
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
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
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佺之國則有自然稻米
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
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侶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

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
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
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
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見其生不忍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拆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
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
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

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
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
鷄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鰾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鰾
自頸以下方為人耳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
賓欲譏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
竟不言之固無救請湏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嚮入
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呌方復說之遂作羊鳴
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

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
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
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
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十許年死楊
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饑民盜田中麥
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
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
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

被刀刺呌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
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
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
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
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他恨怛怛已之
子女不愛已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
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叅差荇菜爾雅云荇萎余也字或為若先儒解釋
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
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
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叅差者是莧菜呼人莧
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

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菟曰苦菜
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
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

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織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

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

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
博士見難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驥隲
乎余荅云案毛詩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
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
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驥也周禮圉人職
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驥也頌人舉
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

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驥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

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蘭易統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早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覓

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
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
似馬覓其伯父劉緇因呼為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
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
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
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詩
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兒萋萋雲行兒
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
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
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
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犬為
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
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
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麋善
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

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疥遂瘡說文

云疥二日一發之瘡瘡有熱虐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瘡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乎 尚書曰

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



莊子曰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畧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多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

義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聚聚之聚而古叢字似寢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寢解云木之寢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徂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

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爨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

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

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
題云王弼後人謝昺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
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
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不貴省讀故不
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撝衣出其臂脰今
書皆作掇甲之掇國子博士玄該云掇當作撝音宣掇
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

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

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

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

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

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

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

王莽非直鳶鵠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

竹下施束

七賜反

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

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

音遂以策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

誤而為述作妬字誤而為姤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

妬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

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

宓羲之號處字從虎音呼宓字從冥音綿下俱為必末世傳

寫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

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處義之後俗字亦為
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
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
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
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
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
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
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

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
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
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
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
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
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
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媚是妬之
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責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

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
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
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
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
量刪不賣歟疑者皆賣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
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
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
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

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隸余被勅
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
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引旁作天則知俗作隗林非也
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
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
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
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

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察也然則
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
省代禁警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

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
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
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
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後漢書云鸛

雀銜三鰓

音善

魚多假借為鱸鮓之鱸俗之學士因謂之

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區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鰈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鰈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鰈字孫卿云魚鰈鰈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蚕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鰈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

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
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

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耳古者書誤則削之
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
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
云伐木泔泔毛傳云泔泔柿貌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
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
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

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筭果當作魏顥之顥止士通呼物一由改為一顥蒜顥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花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璫璫眼中淚出珠子礫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顥學士相承讀為裏結之裏言鹽與蒜共苞一裏內筭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

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𪔐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

𪔐即是𪔐倦之𪔐耳

要用字苑云𪔐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

張揖呂

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刀亦是𪔐字不知蔣氏自造支

傍作筋力之力或借𪔐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

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𪔐伯此字

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憲簡見

教呼為𪔐羹之𪔐自爾便傳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

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

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輶輶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
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皆顧雖博物猶出簡
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
者重皆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

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
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
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
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

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
乃為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
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
憶別時烹伏雌吹戾戾今曰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
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
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戾
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
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

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
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
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
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
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
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
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
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

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
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
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

此說

出皇甫謐

帝王世紀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

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狔黥韓覆
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
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
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嫗皆由後人所羈非

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鵠尾為祠尾荅曰
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
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鵠祀故以祠代鵠呼紺為禁故以
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
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
患為鍰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
毛為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憲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
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蜀縵是何等物當作

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荇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
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
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
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荇又寸斷五色
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荇草用以飭物即名為荇于
時當紺六色屬作此荇以飾綵帶張敞因造絲傍畏耳
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
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
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
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
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
云士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
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
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
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

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

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

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
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

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

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 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 於祀主秋 此說

本於月令 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

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

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為非說文所言

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
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
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
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
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
亥有二𠂔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
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

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
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
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
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
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
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
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
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湏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立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

鼉從龜奮奪從龍

音館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

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

為獾

音菖獸名出山海經

寵變成寵

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

業左益土靈底

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

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虫薄世字從正

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

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

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

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𠄎𠄎是也今之隸書轉舟
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西漢書
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
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名力為劬叅同
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
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
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

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

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熒注熒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
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晏耳此釋為當乎吾
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
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
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

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
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
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
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
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
徐言讀若之類並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
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
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

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叅校方俗考覈古今
為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
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
厚其音沉濁而銳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
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
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
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
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美以是為詆北

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

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脾為逋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憂為棘讀皿

為猛字林音者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
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
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
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
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
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為兄侯
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
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昏音藩屏之藩岐

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

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

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

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

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

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

鳥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

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

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

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

管仲號仲

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

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

於今也邪者

音邱

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

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

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荅曰何為不

爾上先標問下方刻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

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

補敗反

諸

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

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為穿鑿耳古人云膏梁難整以

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

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當對

元帝飲譴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

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

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

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

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織名琨自稱為衮名

沈自稱為汪名藹

音藥

自稱為猗

音燎

非唯音韻舛錯亦使

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
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
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
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

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
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
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
苦筆硯之後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
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
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
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
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

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
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
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
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
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而成多所傷敗至為
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
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
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

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
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膳寫
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
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托名貴師世
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

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
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
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貢劉孝先劉靈

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
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
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
又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
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
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
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
直運素業豈見此耻乎 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

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

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

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

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

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

為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

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

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

音敕
惕也

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

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壥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灾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王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

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
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

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道之然可以兼
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
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暅音
巨

醫方之事取鈔極難

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
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

不知琴瑟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惜
惜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
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
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家語曰君子不博
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
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
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
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

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
著小博則二炁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炁十二碁數術
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
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
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
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
驍汝南周瓚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
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

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
投得一驍者彈基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
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
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
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誠先君先夫
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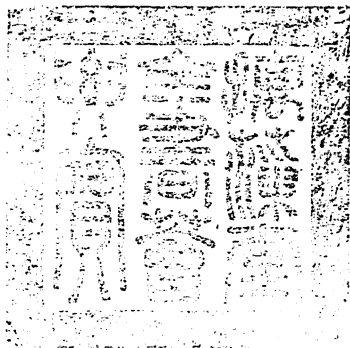
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
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
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
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
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
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廝役以為先世之耻故覩
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
也今年老疾侵憊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

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
家途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塋吾當松棺二
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
牙玉豚錫人之屬並湏停省糧甕明器故不得營碑誌
旒旒彌在言外載以鰲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
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
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禪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
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

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
所至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
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
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
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
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
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

金
卷下
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